

重

刊

宋

本

論

語

注

疏

附

校

甚

記

嘉慶二十一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解經序

卷之一

學而一

卷之二

為政二

卷之三

佾三

卷之四

里仁四

附校勘記

論語注疏

漢書門			
一六	三	一五三九	類
冊	架	函	號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官生盧宜初校

循志丙戌甫邑  
研學重經正肅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論語正義二十卷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  
太平興國中擢九經及第官至禮部尚書事  
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咸平二年詔昺改定  
舊疏頒列學官至今承用而傳刻頗譌集解  
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題曰某氏皇侃義疏則  
均題其名案奏進序中稱集諸家之善記其  
姓名侃疏亦曰何集注皆呼人名惟包獨言  
氏者包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與序文合  
知今本爲後來刊版之省文然周氏與周生

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別考邢昺疏  
中亦載皇侃何氏諱咸之語其疏記其姓名  
句則云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  
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見  
之本已惟題姓故有是曲說七經孟子考文  
稱其國皇侃義疏本爲唐代所傳是亦一證  
矣其文與皇侃所載亦異同不一大抵互有  
短長如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章皇疏有  
王肅注一條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皇  
疏有何晏注一條今本皆無觀顧炎武石經

考以石經儀禮校監版或併經文全節漏落  
則今本集解傳刻佚脫蓋所不免然蔡邕石  
經論語於而在蕭牆之內句兩本竝存見於  
隸釋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諸本同異亦皆竝  
存蓋唐以前經師授受各守專門雖經文亦  
不能畫一無論注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  
必以彼改此今仍從今本錄之所以各存其  
舊也昇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蓋後人  
依論語篇第析之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亦因  
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今觀其書大

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傳以義理漢學宋學  
茲其轉關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說出  
而是疏又微故中興書目曰其書於章句訓  
詁名物之際詳矣蓋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  
先有是疏而後講學諸儒得沿溯以窺其奧  
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來居上遂盡廢  
其功乎

論語注疏解經序

卷之四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臣邢昺 等奉 勅校定

序解

疏

正義曰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

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然則夫子

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

相與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也

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

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

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也

鄭玄周禮注云荅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荅弟子及

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

妄謬也以其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也漢興傳者則有

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

自



齊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立成魯扶卿太子太傅  
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所傳  
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一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  
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  
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唯王吉名家古論語者出  
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  
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  
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  
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鄭  
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焉魏吏部尚書  
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  
并下已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焉序者  
何晏次序傳授訓說之人乃已集解  
之意序為論語而作故曰論語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自孔子

弟子記諸善言也天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

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立成等傳之疏敘曰至

傳之。

正義曰此敘魯論之作及傳授之人也敘與序音義同曰者發語辭也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卽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對文則直言曰言荅述曰語散則言語可通故此論夫子之語而謂之善言也表又云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爲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三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日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親耕表又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傳云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舍又從夏侯

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卽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爲之卻食涕泣哀慟左右長子伋嗣爲關內侯表又云相國丞相皆紫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秦有左右高帝卽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傳曰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卽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語

齊論語二

十一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疏齊論

至教授。○正義曰：此敘齊論語之興及傳授之人也。齊論語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篇名與魯論正同，其篇中章句則頗多於魯論。篇者積章而成篇，編也。言出情鋪事明而編者也。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摠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琅邪膠東郡國名。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昌邑中尉者，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蓋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景帝中五年改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名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傳云：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虛右丞，遷熒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此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疏。故有魯論有齊論。○正義曰：既乃以此言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結之也。

文論語疏。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乃毀之於壁中，故得此古文論語也。傳曰：魯共王餘

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前三年徙王

魯二十八年堯論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  
 宮聞鍾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即  
 謂此論語及孝經為傳也故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以論語孝經非  
 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  
 言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  
 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  
 科斗故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  
 科斗也

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

兩子張凡二十一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疏齊

至魯論同。正義曰此辨三論篇章之異也齊論有問王知  
 道多於魯論二篇所謂齊論語二十二篇也古論亦無此問  
 王知道二篇非但魯論無之古論亦無也古論亦無此二篇  
 而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一篇如  
 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為篇名曰安  
 從政其篇次又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

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安昌侯至

出焉。正義曰此言張禹擇齊魯論之善者從之爲世所重包周二氏爲章句訓說此張侯論語也傳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王陽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舉爲郡文學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卽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乞骸就第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故兼講齊說也傳又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不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是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之事後漢儒林傳云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昌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爲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不言

名而言氏者蓋為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若杜元凱集解春秋謂之杜氏也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

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

之訓說

疏古論至訓說。正義曰此敘訓說古文論語之

士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故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釋詁云訓道也然則道其義釋其理謂之訓解以傳述言之曰傳以釋理言之曰訓解其實一也。以武帝末年遭巫蠱事經籍道息故世不傳自此安國之後至後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馬融亦為古文論語訓說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為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永初中為校書郎陽嘉二年拜議郎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為南郡太守注孝經論語詩易尚

書三禮年八十八  
延壽九年卒於家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每章

考之齊古為之註疏  
漢末至之註。正義曰言鄭玄亦為論語之注也鄭玄字康成北海

高密縣人師事馬融大司農徵不起居家教授當後漢桓靈時故云漢末注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緯侯箋毛詩作毛詩譜破許慎五經異義針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作注之時就魯論篇章謂二十篇也復考校之以齊論古論擇其善者而為之註註與注音義同近故司空陳羣太常

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疏  
近故至義說。正義曰此敘魏時注說論

語之人也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司空古官三公也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博士秦官掌通古今魏志云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為司空青龍四年薨王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甘露元年薨注尚書禮喪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玄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此二人皆為論語義說謂作注而



說其義故 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

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疏**前世至得失。正義曰將作論語集解故須言先儒有得

承上曰受謂張禹以上至夏侯勝以來但師資誦說而已雖

說有異者同者皆不著篇簡以為傳注訓解中間為之訓解

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為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云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 今

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妥者頗為改易名

曰論語集解**疏**今集至集解。正義曰此敘集解之體

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也集此諸家所說善者而

存之示無勦說故各記其姓名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有不妥者謂諸家之說於義有不妥者頗為改易者言諸家之善則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頗多為改易之注言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言

改易先儒者也名曰論語集解者何氏注解既畢乃自題之也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

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

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

何晏等上

疏

光祿至等上。正義曰此敘同集解之人也表云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

諫大夫皆無負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爵級十九曰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晉書鄭沖字文和熒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魏文帝爲太子命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畱太守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表又云侍中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灼曰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又曰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宮令至郎中亡負多至數十人如淳曰將謂都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也又曰侍

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並乘輿車顏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騎而以從無常職也此言中領軍者表無文安鄉亭侯者不  
在爵級二十之數蓋漢末及魏置亭侯列侯之倫也曹羲沛  
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荀顗字景倩荀彧之子詵之弟也  
咸熙中為司空表又云少府秦官屬官有尚書成帝建始四  
年初置尚書貲五人駙馬都尉掌駙馬武帝初置秩比二千  
石顏師古曰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  
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也何進之孫咸之子曹爽秉政以晏  
為尚書又尚公主著述凡數十篇正  
始中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

論語注疏解序終

論語注疏解序終

二品蔭生阮常生拔聚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

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包曰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疏

子曰學而至君子乎。正義曰此章勸人學爲君子也。子者古人稱師曰子。男子之通稱。此言子者謂孔子也。

也曰者說文云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然則曰者發語詞也。以此下是孔子之語。故以子曰冠之。或言孔子曰者。以記非一人各以意載。無義例也。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孔子曰。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說懌乎。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而來。與已講習。不亦樂乎。既有成德。凡人不知而不怒之。不亦君子乎。言誠君子也。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耳。故云亦也。○注馬曰。子者至說懌。○正義曰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者。經傳凡敵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云謂孔子者。嫌爲他師。故辨之。公羊傳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然則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若其他傳受師說。後人稱其先師之言。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爲師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是也。若非已師而稱他。有德者。則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類是也。云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者。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

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  
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玄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  
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  
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玄云誦謂  
歌樂也弦謂以絲播時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  
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  
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言學者以此時誦習  
所學篇簡之文及禮樂之容日知其所以亡月無忘其所能所  
以爲說懌也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也一日在內日說在外日  
樂言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說樂可說可樂之事其類非  
一此學而時習有朋自遠方來亦說樂之事耳故云亦猶易  
云亦可醜也亦可喜也○注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鄭玄  
注大司徒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以  
授學者也朋卽羣黨之謂故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鄭玄注  
云羣謂同門朋友也此言有朋自遠方來者卽學記云三年  
視敬業樂羣也同志謂同其心意所趣鄉也朋疏而友親朋  
來旣樂友卽可知故略不言也○注愠怒至不怒○正義曰  
云凡人有不知君子不怒者其說有二一云古之學者爲  
己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

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

有子曰

孔子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鮮少也上謂凡在已

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

孝弟也

者其爲仁之本與

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疏

有子曰至本與

孝弟之行也弟子有若曰其爲人也孝於父母順於兄長而好陵犯凡在已上者少矣言孝弟之人性必恭順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上而好欲作亂爲悖逆之行者必無故云未之有也是故君子務脩孝弟以爲道之基本基本既立而後道德生焉恐人未知其本何謂故又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禮尚謙退不敢質言故云與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鄭玄曰魯人。注鮮少也。正義曰釋詁云鮮罕也故得爲少皇氏熊氏以爲上謂君親犯謂犯顏諫爭今案注云上謂凡在已上者則皇氏熊氏違背注意其義恐非也

子曰

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論仁者必直言正色其若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顏色欲令人說愛之者少能有仁也。

也。曾子曰馬曰弟子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

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

講習而疏曾子曰至習乎。正義曰此章論曾子省身慎行之事弟子曾參嘗曰吾每日三省察已身為人謀事而得無不盡忠信乎與朋友結交而得無不誠信乎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謀貴盡忠朋友主信傳惡穿鑿故曾子省慎之。注馬曰弟子曾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子曰道千乘之國。馬曰道謂為之政教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



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敬事而

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信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曰節用不奢侈

養使民以時包曰作使民必以疏子曰道至以時。正

之法也馬融以公道謂為之政教千乘之國謂公侯之國方

五百里四百里者也言為政教以治公侯之國者舉事必敬

慎與民必誠信省節財用不奢侈而愛養人民以為國本作

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此其為政治國之要也包氏

以為道治也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夏即公侯殷周惟上公

也餘同。注馬曰道至存焉。正義曰以下篇子曰道之以

政故云道謂為之政教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

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

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

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為公侯之

大國也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成出一乘千乘故

千成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

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者九合成方

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

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里五十六然曷割方百里者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頌闕宮云公車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及坊記與此文皆與周禮不合者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

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  
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闕宮云公徒三萬者  
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  
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  
國安不忘危故今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  
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  
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  
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  
故優之也包曰道治也者以治國之法不惟政教而已下云  
道之以德謂道德故易之但云道治也云千乘之國百里之  
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  
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  
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  
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  
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  
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  
與乘數適當故曰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  
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  
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  
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

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  
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馬氏言名包氏不言  
名者包氏避其父名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以周禮者周公  
致太平之書爲一代大典王制者漢文帝令博士所作孟子  
者鄒人也名軻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著書七篇亦  
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今馬氏包氏各以爲據難以質其是非  
莫敢去取於義有疑故兩存其說也○包曰作使至農務○  
正義曰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  
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  
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  
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  
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  
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  
注云謂今十月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  
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  
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脩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  
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  
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  
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曰文者古之遺文**疏**子曰弟子至

日此章明人以德爲本學爲末男子後生爲弟言爲人弟與

子者入事父兄則當孝與弟也出事公卿則當忠與順也弟

順也入不言弟出不言忠者互文可知也下孔子云出則事

公卿入則事父兄孝經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是也謹而信者理兼出入言恭謹而誠信也汎

愛衆者汎者寬博之語君子尊賢而容衆或博愛衆人也而

親仁者有仁德者則親而友之能行已上諸事仍有間暇餘

力則可以學先王之遺文若徒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則爲  
言非行僞也注言古之遺文者  
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孔子曰  
弟子卜商也言以好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  
色之心好賢則善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  
身孔子曰盡忠節  
不愛其身  
必謂之學矣**疏**子夏曰至學矣。正義曰此章論生知

也下賢謂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人多好色，不好賢者，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也。事父母，能竭其力者，謂小孝也。言爲子事父，雖未能不匱，但竭盡其力，服其勤勞也。事君，能致其身者，言爲臣事君，雖未能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但致盡忠節，不愛其身，若童汪錡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謂與朋友結交，雖不能切磋琢磨，但言約而每有信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言人生知行此四事，雖曰未嘗從師伏膺學問，然此爲人行之美矣。雖學亦不是過，故吾必謂之學矣。○注：孔子曰：子夏弟子卜商。○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子曰：君子不四歲，孔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

**疏**  
子曰：至憚改。○正義曰：此章勉人爲君子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者，其說有二。孔安國曰：固，蔽也。

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

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道理也明須敦重也主忠信者  
 主猶親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無友不如已者言  
 無得以忠信不如已者為友也過則勿憚改者勿無也憚猶  
 難也言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故苟有過無  
 得難於改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曰

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  
 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疏曾子曰至厚矣。正義曰此章言民

化君德也慎終者終謂父母之喪也  
 以死者人之終故謂之  
 終執親之喪禮須謹慎盡其哀也追遠者遠謂親終既葬日

月已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祭之盡其敬也民德歸厚矣  
 者言君能行此慎終追遠二者民化其德皆歸厚矣言不偷

也薄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

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請異乎人之求之與

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

**疏**

子禽至求之。正義曰此章明夫子山其有德

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與聞國政之事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於是邦也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者子禽疑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

國之政事故問子貢曰此是孔子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人

君自願與夫子為治與抑與皆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此子貢

答辭也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

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謂之讓言夫子行此五德而

得與聞國政他人則就君求之夫子則脩德人君自願與之

為治故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諸與皆語

辭。注鄭曰至為治。正義曰云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

姓端木名賜者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陳亢陳人字子禽少

孔子四十歲史記弟子傳云端木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

歲云求而得之邪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者邪未定之辭

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

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

**疏**

子曰至孝矣。正義曰此章論孝子



之行父在觀其志者在心為志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觀其行者父沒可以自專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言孝子在喪三年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可謂為孝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

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曰人

和而每事從和不可行也。正義曰此章言禮為節亦不可行

**疏**

有子曰至行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樂為用相須乃美禮之用和為

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費用和使不至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為美者斯

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

先王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

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者言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

義言可復也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恭近於禮

遠恥辱也

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

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疏**

有子曰至宗也。正義曰此章明信與義恭與

禮不同及人行可宗之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復猶覆也人言不欺為信於事合宜為義若為義事不必守信而信亦有非義者也言雖非義以其言可反復不欺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惟卑異禮貴會時若異在牀下是恭不合禮則非禮也恭雖非禮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者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言義之與比也既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言亦者人之善行可宗敬者非一於其善行可宗之中此為一行耳故云亦也。注義不必信信非義也。正義曰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甸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

曰君子

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

敏於

事而慎於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

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疏**

子曰君子至也。已。正義曰此章述好學之事。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者。言學者之志樂道忘飢故不暇求其安飽也。敏

於事而慎於言者。敏疾也。言當敏疾於所學事業則有成功。

說命曰敬遠。務時敏。厥脩乃來是也。學有所得又當慎言說

之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言學

業有所未曉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

問以辨之是也。可謂好學也已者。摠結之也。言能行在上諸

事則可謂之

為好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

曰可也。

孔曰未足多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鄭曰樂謂

志於道不以

貧為憂苦。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

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

子曰賜也始可與

言詩可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

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

**疏**

子曰至來者。正義曰此章言貧之與富皆當樂道自脩

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

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者乏財曰貧佞說為諂多財即  
富傲逸為驕言人貧多佞說富多傲逸若能貧無諂佞富不  
驕逸子貢以為善故問夫子曰其德行何如子曰可也者此  
夫子答子貢也時子貢富志怠於學故發此問意謂不驕而  
為美德故孔子抑之云可也言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者也者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為憂苦好謂閑習禮容不  
以富而倦略此則勝於無諂無驕故云未若言不如也子貢  
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者子貢知錫勵已  
故引詩以成之此衛風淇奧之篇美武公之德也治骨曰切  
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  
玉石之見琢磨子貢言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其此能切磋琢  
磨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知引詩以成  
孔子義善取類故呼其名而然之告諸往而知來者者此言  
可與言詩之意諸之也謂告之往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  
知來者切磋琢磨所以可與言詩也

# 人也疏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正義曰  
此章言人當責己而不責人凡人之情多輕易

於知人而患人之不知己故孔子抑之云我則  
不耳不患人之不知己但患己不能知人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

論語注疏卷一

九

古德堂藏  
同治四年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

二品蔭生阮常生拔璣

論語注疏校勘記序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負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離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漢石經十卷

據洪适隸釋所載石刻殘字

唐石經十卷

唐開成時石刻本

宋石經

宋紹興時石刻本

皇保義疏十卷

日本寬延庚午根伯脩遜志校刻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字前有彼國人平安服元喬敘

高麗本

據海寧陳鱣論語古訓本所引

十行本二十卷

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三字上邊書字數下邊書刻工姓名中有一葉下邊書泰定四年

年號知其書雖為宋刻元明遞有脩補又元徵宏桓慎殷樹匡敦讓貞懲崩完恒等字字外竝加一墨圈書中誤字雖多然其勝於各本之處亦復不少

閩本二十卷

明嘉靖間閩中御史李元陽校刊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一字下邊書刻工姓名間有書字數

者當出於脩補之手雖有訂正十行本之處然亦有不及十行本之善

北監本

明神廟間北國子監所刊行數字數與閩本同上邊書萬歷十四年刊六字字體惡劣誤字亦多

毛本

明崇禎間汲古閣毛子晉校刊行數字數亦與閩本同下邊大書汲古閣三字雖校正付刊誤字少於北監本

然較之十行本其善處遠不可及矣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論語注疏解經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臣邢昺等奉

勅校定

毛本無此卅一字北監本此二行題明校刊重修等

姓名閩本併一行書刪去等字又改定字為刊字案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昺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據此則等字定字俱當依此本為是

序解唐石經及經典釋文竝作論語序

疏閩本北監本毛本序解疏併一行寫又此十行本經序注疏文竝頂格寫閩本北監本毛本注疏文竝低一格寫序文經文唯第一節頂格寫其餘亦低一格寫

門人相與輯而論纂

閩本闕論字此本與字論字竝闕今補正又纂字閩本與此本同毛



本改作纂案釋文序錄作撰漢書藝文志作纂纂與撰  
通又與饌通

齊論者浦鏜十三經注疏正誤云論下脫語字案古書  
引用或稱論語或止稱論趙岐孟子注凡稱論

者皆指論語浦鏜疑有脫字非也

別有問王知道二篇

北監本作問王案朱彝尊經義考  
曰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

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王之屬特詳疑齊論中所逸  
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為

王中畫近上者為玉初無大異因偽玉為王耳王應麟  
亦云問王疑即問玉直其然乎

少府朱畸

漢書藝文志釋文序錄並作宋畸

考之齊右為之註焉

毛本右作古註作注案所改是也  
今訂正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

明監本校作校不誤毛本作校與此  
本同案毛本作校者避明熹宗諱也

後以能問於不能章放此考周禮校人釋文云校戶教反字  
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校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據此則校尉

字亦當從木從手作按者非。今正

言魯論語二十篇唐石經二十作廿後二十三十字竝放此案說文廿二十併也卅三十併也竝古文省漢石經如此唐石經沿其例

太子太傅唐石經太作大案釋文出太子大傅云竝音泰則字當作大。今正

敘曰至傳之○正義曰毛本至下有等字正義曰上不加。後放此

案漢魯百官公卿表云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魯作書案魯字誤也。今正

專精思於經術漢書劉向傳精作積

蒼述曰語北監本述誤述不成字

賜冢塋北監本冢誤家

太后賜錢三百萬按漢書夏侯勝傳三作二

不如親耕

漢書親作歸

蕭望之字長倩

案情當作倩。今正

好學齊詩

漢書學下有治字

天子聞之

北監本天作大

哀慟左右

北監本毛本慟作動案漢書蕭望之傳本作慟師古曰慟動也

文帝三年一丞相

漢書百官公卿表三作二年下有復置二字

進授昭帝時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時作詩案時字誤也今訂正

琅邪王卿

皇侃義疏本琅邪作瑯琊釋文出琅字云音郎本或作瑯案瑯琊乃琅邪之俗字琅本作郎唐元度

九經字樣云郎

邪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

道故為郡名今

經典相承郎字玉旁作良邪字或作耶者說

皆以教授

皇本授下有之字七經孟子考文足利本作教之

積章而成篇徧也 毛本徧上增篇者二字

局也 毛本局作局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局从尺下口作局與局皆訛

成帝綏和元年 北監本毛本綏作綏是也今依訂正

更名相 漢書百官公卿表名作令

遷榮陽令 閩本同北監本榮作榮令誤今案漢書王吉傳作雲陽。按榮陽字古皆从火不从水作榮亦誤也今訂正

魯共王時 皇本共作恭案共恭古字通

聞鍾磬琴瑟之音 閩本北監本毛本鍾作鐘案五經文字云鐘樂器鍾量名又聚也今經典或通用鍾為樂器。按漢書魯恭王餘傳音作聲

形多頭尾細 北監本毛本麓作麤後鄉黨篇君子不以紺緌飾節疏麤日給同。按麓乃麤

之俗字今改正

爲世所貴 唐石經避太宗諱世作廿後放此

包氏周氏 皇本包作苞後包氏竝放此。按廣韻包下云包襄亦姓楚大夫申包胥之後後漢有大鴻臚包咸皇本作苞非也

乞骸就第 漢書張禹傳骸下有骨字

篇第或異 閩本北監本毛本篇第誤篇篇

欲不爲論念張文 漢書張禹傳無不字。按宋板漢書有不字

餘家浸微 漢書張禹傳浸作寢案五經文字云寢經典及釋文或作浸據此則寢浸古通用浦鏜以爲字誤非也

包咸字子良 釋文序錄作子長

昌魯詩論語

閩本北監本毛本昌作倡案古倡字或省作昌周禮樂師送倡之注故書倡為昌廣

雅釋詁一昌始也疏中古文罕見當以作倡為是。按後漢書儒林傳昌作習

為之訓解

皇本解作說。按下文作亦為之訓說皇本是也

至順帝時

皇本時上有之字

南郡太守

唐石經太作大案釋文出太守云音泰下大常同

亦為之訓說

攷文足利本無之字

延壽九年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延改延是也。今訂正

考之齊古為之註

皇本為上有以字註作注釋文出為之註云本又作注。按注是

破許慎五經異義

浦鏜云破疑作駁是也

皆為義說

皇本為下有之字

年出未遠

北監本毛本出作世出字誤也。今正

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屬

魏志陳羣傳曹下有掾字。按掾字不當刪

七錄云字文逸

釋文序錄作文逢

前世傳授師說

皇本授作受

不為訓解

皇本為下有之字

今集諸家之善

皇本善下有說字

滎陽開封人也

閩本滎誤滎。案滎字亦非滎澤滎陽字古多从火作熒詳左傳校勘記

七員

閩本北監本毛本七作無案作七與漢書百官公卿表合

將謂都郎將以下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無都字

散騎並乘輿車

漢書百官公卿表重騎字

荀或之子 案或當作或。今正

駙副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副下有馬字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

閩本北監本毛本竝分二十卷與此本同唐石經分十卷與皇本同攷宋

史藝文志卷數正合今按勘記分卷從之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十行本標題如此後卷放此閩本毛本第一行與十行本同第二行下書魏何晏集解第三行下書宋邢昺疏第四行低一格書學而第一與疏接寫後卷放此北監本第一行下書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第三三行書明按刊重修等姓名第四行與閩本毛本同後卷放此

曰禮貴於用和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日作由是也。今訂正

第順次也

浦鏜云順當訓字誤非也



學而時習之章

不亦說乎

皇本說作悅後竝放此釋文出亦說云音悅注同案說文說說懌也从言兌聲一日談說蓋古人喜

悅字多假借作說唯皇本俱作悅而先進篇無所不說子路篇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又仍作說

馬曰

皇本作馬融曰後放此

男子之通稱

皇本作男子通稱也北監本通誤道

王曰

皇本作王肅曰後放此

學者以時誦習之

皇本之作也

所以為說懌

皇本懌下有也字。案皇本注文有也字者甚多此本去八九今不悉出

有朋自遠方來

釋文出有朋云有或作友非案自虎通辟雍篇引朋友自遠方來又鄭氏康成注此云同

門曰朋同志曰友是舊本皆作友字

包曰 皇本作苞氏曰後放此

君子不怒 皇本作君子不愠之也攷文引足利本作君子不愠

學業稍成 本學誤覺今訂正

則扞格而不勝 本扞誤杆今訂正

又文王世子云 北監本子誤于

弦謂以絲播時 禮記文王世子注時作詩是也

於功易也 北監本毛本於誤初案禮記文王世子注作於功易成也

三曰中時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日作日日字誤也。今訂正

其爲人也孝弟章

有子曰 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接寫後每章首放此 本提行寫唯此本與上章疏文

孔子弟子有若

皇本作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案孔子疑  
孔曰之譌皇本凡孔曰皆稱孔安國曰

其爲人也孝弟

皇本弟作悌注及下竝同案釋文出孝弟云  
本或作悌下同

謂凡在已上者

皇本者下有也字北監本上字空闕

必恭順

皇本必下有有字

其爲仁之本與

攷文引足利本無爲字

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皇本此注作苞氏曰又作  
然後仁道可成也

巧言令色章

鮮矣仁

皇本作鮮矣有仁案包注及疏文當作有仁

吾日三省吾身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皇本高麗本交下有言字

傳不習乎

釋文出傳不云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占

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皇本之下有乎字

弟子曾參

閩本北監本毛本弟子作曾子案以前其為人章疏文例之當作弟子馬季長注亦作

弟子曾參

以謀貴盡忠

本謀誤講今訂正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

皇本高麗本道作導案釋文出道字云音導本或作導

司馬法

攷文引足利本法下有曰字

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

皇本成作城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

皇本畸作奇案釋文出有畸云田之殘也則字當作畸

雖大國之賦

釋文出雖大賦云一本或云雖太國之賦

一十井為乘

攷文引足利本十井作井十

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

皇本融上有馬字包作苞氏

敬事而信

宋石經避廟諱敬作欽後放此唯子路篇以下則闕筆為敬

使民以時

唐石經避太宗諱民作且後放此

作使民

皇本同閩本北監本毛本作下有事字案脩作事使民文義較明疏中亦有事字

不以此方百里者一

毛本作不乃又字之誤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

各本一竝誤二今訂正

下云道之以德

閩本北監本毛本云作文

五十里國

禮記王制里下有之字

百姓之保鄣

案說文鄣紀邑也障隔也保障字亦當作障

水昏正而裁

闕本同毛本裁作栽案裁字誤。今正

於是樹板幹而興作

本幹誤幹今訂正

城郭牆塹

北監本毛本塹作塹案依說文當作塹

弟子入則孝章

出則悌

皇本同毛本悌作弟案釋文出則弟云本亦作悌

古之遺文

皇本文下有也字案釋文引馬注亦有也字

或博愛眾人也

浦鏗云或疑故字誤

賢賢易色章

若童汪躋也

汪躋誤注錡今訂正

君子不重章

言人不能敦重

皇本作言人不敢重案敢當作敦字形相近而訛

既無威嚴

皇本無嚴字

無友不如已者

釋文出毋友云本亦作無下同案古書無毋多通用後子罕篇各本又竝作毋友唯皇本

出作無釋文出毋友云音無

鄭曰

皇本作鄭元曰後放此

慎終追遠章

君能行此二者

皇本君上有人字

皆歸於厚也

皇本皆上有而字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

釋文出子貢云本亦作贛案隸釋載漢石經凡子貢字皆作子贛蓋贛贛竝當作贛

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貝部貢獻功也贛賜也是貢贛不同依說文當為贛贛即贛之譌體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面問焉祭義子贛問日子子之言祭尚存古本餘則多為後人改易矣

抑與之與

漢石經抑作意

弟子陳亢也

皇本此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下名賜下有字子貢也四字

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

皇本作抑人君自願與為治耶

夫子濫良恭儉讓以得之

宋石經避諱讓作遜後放此唯先進篇其言不讓但闕末筆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皇本與下有也字攷文引是利本作夫子

之求也其諸異乎人求之與

明人君自與之

皇本作明人君自願求與為治也



父在觀其志章

皇本存作在北監本存誤母

猶若父存

禮之用章

漢石經無可字

亦不可行也

信近於義章

皇本作信不必義也

信非義也

故曰近禮也

皇本近下有於字又此節注作苞氏曰。按偽昌黎論語筆解此節及上節注並作馬曰

亦可宗也

皇本宗下有敬字

君子食無求飽章

可謂好學也已

漢石經作可謂好學已矣皇本作可謂好學也已矣筆解作可謂好學也矣

有道有道德者

皇本作有道德者謂有道德者也案太平御覽四百三引亦有謂字

正謂問事是非

閩本北監本毛本事作其案皇本筆解俱作事字太平御覽四百三亦引作事則作

其者非

樂道忘飢

閩本北監本飢作饑案說文穀不孰為饑飢餓也則字當作飢

敬遜務時敏

閩本同毛本敬遜作遜志案後述而篇志於道章疏閩本北監本並與此本同亦作

敬遜雅毛本作孫志

### 貧而無諂章

子貢曰

皇本作子貢問曰案皇疏云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邢疏云若能貧無諂

侯富不驕逸子貢以為善故問夫子曰其德行何如據此則古本當有問字

貧而無諂

北監本毛本諂作諂是也此與閩本凡諂字並誤作諂案五經文字云諂諂上音滔從爪從白凡字

聲近諂者皆從召下咎冉反從刀從白凡字聲從詔者皆從召

未若貧而樂

皇本高麗本樂下有道字唐石經道字旁添案唐石經旁添字多不足據此道字獨與古合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文選幽憤詩注引此文竝有道字又下二節孔注及皇邢兩疏亦有道字俱足為古本有道字之證

不以貧為憂苦

皇本作不以貧賤為憂苦也

如琢如磨

釋文出摩字云一本作磨案磨摩正俗字

告諸往而知來者

皇本者下有也字

好謂閑習禮容

閩本北監本毛本好下有禮字案疏云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為憂苦好謂閑

習禮容不以富而倦略樂道好禮相對成文足證經文本有道字不知者妄加禮字誤甚

此衛風淇奧之篇

閩本北監本毛本奧作澳。按澳正字毛詩作奧用古文假借字

象曰嗟

閩本北監本毛本嗟作磋案古書嗟磋二字多通用

告諸往而知來者者

閩本北監本毛本脫下者字

不患人之不知章

不患人之不知人也

皇本作不患人之不知也患已不知人也釋文出患不

知也云本或作患已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案經義雜記云據釋文知古本作患不知也蓋與里仁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同今邢疏及集注本皆作患不知也人字亦淺人所加。此節皇本有王肅曰但患已之無能知也十一字注各本皆脫

正名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一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

為政第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

冠於章首遂以名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包曰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

**疏**

子曰至共之。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要為政以德者言為政

之善莫若以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淳德不散無為化清則政善矣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者譬況也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眾星共尊之以況人君為政以德無為清靜亦眾人共尊之也。注包曰至共之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眾星共之也  
子曰詩三百  
孔曰篇一大數  
一言以蔽之  
包曰蔽猶當也  
曰

思無邪  
包曰歸  
疏  
子曰至無邪。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故舉詩要當一

句以言之詩三百者言詩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者蔽猶當也古者謂一句為一言詩雖有三百篇之多可舉一句當

盡其理也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駟篇文也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注孔曰篇之大數。正義曰案今毛詩序凡三百一十

一篇內六篇亡今其存者有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篇之

大數  
子曰道之以政  
孔曰政謂法教  
齊之以刑  
馬曰齊整

民免而無恥  
孔曰免苟免  
道之以德  
包曰德謂道德  
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  
格正  
疏  
子曰至且格。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以德之效也道之以政者政謂法教

道謂化誘言化誘於民以法制教命也齊之以刑者齊謂齊整刑謂刑罰言道之以政而民不服者則齊整之以刑罰也

民免而無恥者免苛免也言君上化民不以德而以法制刑罰則民皆巧詐苟免而心無愧恥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德謂道德格正也言君上化民必以道德民或未能自脩而歸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有所以成也四十而不惑孔曰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鄭曰耳聞其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馬曰矩法也從

疏曰此章明夫子隱聖同凡所以勸人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者言成童之歲識慮方明於是乃志於學也三十而立者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稟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也

六十而耳順者順不逆也耳聞其言則知其微旨而不逆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矩法也言雖從心所欲而不踰

越法度也孔子輒言此者欲以勉人志學而善始令終也

孟懿子問孝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

子曰無違也



也諡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

我對曰無違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樊遲

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疏孟懿至以禮。正義曰此章明孝必以禮孟懿子

無違者此夫子答辭也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樊遲御者

弟子樊須為夫子御車也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無違者孟孫即懿子也孔子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而懿子

與樊遲友善必將問於樊遲故夫子告之樊遲曰何謂也者

樊遲亦未達無違之旨故復問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者此夫子為言無違之事也生事之

以禮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屬也死葬之以禮謂為之棺

槨衣衾而舉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之屬也祭之以禮謂春

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之屬也不違此禮是

無違之理也不即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思而得之

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為從父之令是無違故既與別後

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注孔子曰至諡也。正義曰

春秋定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晉傳曰孟懿子往是知孟懿子即仲孫何忌也諡法曰溫柔賢善曰懿。注鄭曰至樊須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曰樊須字孟武伯問孝子曰父

母唯其疾之憂

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懿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

疏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正義曰此章言孝子不妄為非也武伯懿子之仲孫懿也問於夫子為

孝之道夫子荅之曰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為非法貽憂於父母也。注馬曰至父母憂。正義曰案春秋懿子以哀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七年左傳曰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懿也是武伯為懿子之子仲孫懿也諡法剛強直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

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熱以何以別乎

包

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疏**

子游至別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敬子游問孝者

能養者此下孔子為子游說須敬之事今之人所謂孝者是謂

唯謂能以飲食供養者也言皆無敬心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為不敬之人作譬也其說有二一曰犬

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

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

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何其飢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養

之也但人養犬馬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養

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

也。注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注包曰至畜之。正  
義曰云孟子曰者案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岐注云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  
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以  
證孝必須敬彼言豕交之此作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  
誤

子夏問孝子曰色

難

包曰色難者謂承順

有事

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馬曰先生謂父會

是以爲孝乎

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疏**

子夏問至孝乎。正義曰此章言爲孝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也。子夏問孝者弟子子夏問於孔子爲孝之道也。子曰色難者。答之也。言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會是以爲孝乎者。孔子又喻子夏服勞先食不爲孝也。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猶則也。言若家有勞辱之事。或弟或子服其勤勞。有酒有食。進與父兄飲食。汝則謂是以爲孝乎。言此未孝也。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

違

孔子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

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子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

大體知。其不愚。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回弟子顏淵之德。子曰吾怪問也。愚無智之稱。孔子言我與回言終竟一日亦無所怪問於我之言。默而識之。如無知之愚人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者。言回既退還而省察其在私室與二三子說釋道義亦足以發明大體。乃知其回也不愚。○注孔曰至

愚。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自蚤死。子曰視其

所以。以用也言視。觀其所由。由經也言觀。察其所

安人焉。度哉。人焉。度哉。孔曰度匿也言觀人。疏

子曰至度哉。正義曰此章言知人之法也。視其所以者以

也。焉。安也。言知人之法但觀察其終始則人安所隱匿其情

明情不可隱也。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疏

也。尋繹故者又知新。疏。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

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為人師矣。注溫

尋也。正義曰案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云溫讀如燐。溫

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案左傳哀十二年公

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熱尸俎是尋為溫也。言人

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  
之猶若溫燂故食也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無所施  
子曰君子不器  
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  
器者各用若舟楫以濟川

不施  
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  
若舟楫以濟川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子曰君子不器  
其用至於君子

教學法也學而不思則罔者言為學之法既從師學則自思其餘蘊若雖從師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者言但自尋思而不往從師學精神疲勞倦殆

端斯害也已

而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

疏

子曰攻乎異

也。正義曰此章禁人雜學攻治也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言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為害之深也以其善道有統故殊塗而歸異端則不同歸也。注攻治至同歸。正義曰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者正經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為本是有統也四術為教是殊塗也皆以去邪歸正是同歸也異端之書則或糝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殊塗同歸是易下繫辭文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孔曰弟子姓仲名由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疏

子曰

也。正義曰此章明知也由誨汝知之乎者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為知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汝為知之乎此皆語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者此誨辭也言汝實知之事則為知之實不知之事則為不知此是

知也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妄言我知皆非知也。  
注孔曰至子路。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仲由字子路下人  
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狼豚陵  
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  
弟子張學于祿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曰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則宜分尤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多  
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言  
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曰言行如此雖不疏  
子張至中矣。正義曰此章言求祿之法子張學于祿者干  
求也弟子子張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子曰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則寡尤者此夫子教子張求祿之法也尤過也寡少  
也言雖博學多聞疑則闕之尤須慎言其餘不疑者則少過  
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者殆危也言雖廣覽多見所  
見危者闕而不行尤須慎行其餘不危者則少悔也言寡  
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言若少過行又少悔必得祿位設  
若言行如此雖偶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注鄭曰至位也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哀公問曰何為則民

服魯包曰哀公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包曰

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疏哀公至不服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使民服之法哀公

為則萬民服從也時哀公失德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有此

問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此孔子對以民服之法

也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也。人則民不服上也於時羣邪秉政良民心厭棄故以此對之

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季子康子問使民敬忠以

勸如之何孫肥康諡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包曰莊

臨民以嚴則孝慈則忠包曰君能上孝於親舉善而

民敬其上

孝慈則忠

包曰君能上孝於親

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

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疏**

季康至則勸。正義曰此章明

使民敬忠勸善之法。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者。季康子魯執政之上卿也。時以僭濫故民不敬忠勸勉。故問於孔子曰：欲使民人敬上盡忠勸勉為善，其法如之何？子曰：臨莊嚴也。言君臨民之以莊則敬者，此答之也。自上蒞下曰臨。莊嚴也。言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者，言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作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者，言君能舉用善人置之祿位，教誨不能之人使之材能如此，則民相勸勉為善也。於時魯君蠶食深宮，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此答皆以人君之事言之也。○注魯卿李孫肥康謚。○正義曰：知或謂明孔者據左傳及世家文也。謚法云安樂撫民曰康。

子曰子奚不為政

包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

**疏**

或謂至為政正義曰此章

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言孝友與為政同，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者，奚何也？或有

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此周書君陳篇文引之以荅或人爲政之事彼云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孔安國云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今其言與此小異此云孝乎唯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者言善於兄弟也施行於此二者即有爲政之道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者此孔子語也是此也言此孝友亦爲政之道此外何事其爲爲政乎言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不必居位乃是爲政

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  
**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  
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  
輓小車駟馬車軛者轅端上曲鉤衡  
**疏**  
子曰至之哉。正義曰此章明信不

可無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而無信其餘雖有他才終無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者此爲無信之人作譬也大車牛車輓轅端橫木以縛輓駕牛領者也小車駟馬車軛者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大車無輓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軛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以喻人而無信亦不可行也。注包曰至

鉤衡。正義曰云大車牛車者冬官考工記車人為車大車崇九尺鄭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其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故曰大車牛車也說文云輓大車轆端持衡者輓轆前也是輓者轆端橫木以縛輓者也云小車駟馬車者考工記兵車田車乘車也皆駕駟馬故曰駟馬車也說文云輓者車轆端持衡者考工記云國馬之輓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輓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鞮七寸又并此輓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是輓在衡上也轆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鉤之衡則橫居輓下是轆端上曲鉤衡者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孔曰文質禮變

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疏

子張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制革命因沿損益之禮子張問十

其變有常故可預知世可知也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此夫子答以可知之事，言殷承夏后，因用夏禮，謂三綱五常不可變革，故因之也。所損益者，謂文質三統。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夏以十三月爲正，爲人統，色尚黑。殷則損益之以十二月爲正，爲地統，色尚白也。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言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時周尚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言。設有繼周而王者，雖多至百世，以其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皆可預知也。注馬曰：至三統。正義曰：云三綱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爲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云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白虎通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

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者  
知也或於事見微知著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入  
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云損益謂文質三  
統者自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  
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一陽二陰不能繼也  
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  
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  
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  
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  
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  
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  
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  
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  
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  
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  
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  
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繪高辛氏之後用黑繪其餘諸侯  
用白繪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  
二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繪高辛氏以十三月爲  
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繪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

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繪有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  
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  
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  
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  
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  
質法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  
二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  
天之陽氣始生爲百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  
月爲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爲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爲  
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統者  
以人物出於地人功當須脩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  
地人之本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月物生細微  
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  
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  
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  
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  
有白狼銜鉤是天之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  
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子命云湯觀於洛沈  
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  
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備數正

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制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注物類至預知。正義曰物類相召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召因而不變也云世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周而復始而其世運有數。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鄭曰人神相生變革也。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曰義不為無勇也。孔曰義所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祭必已親勇必為義也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者人神曰鬼言若非已祖考而輒祭他鬼者是諂媚求福也見其義不為無勇也者義宜也言義所宜為而不能為者是無勇之人也。注鄭曰至求福。正義曰云人神曰鬼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人神曰鬼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注孔子曰至無勇。正義曰若齊之田氏弑君夫子請討之是義所宜為也而魯君不能為討是無勇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和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和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和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和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和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和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和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和

上海圖書館藏  
回回故國

二品蔭生阮常生校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而眾星其之

釋文出眾星其云鄭作拱。按拱正字其假借字

包曰 皇本作鄭元曰

猶北辰之不移

皇本猶上有譬字釋文出猶北辰之不移云本或作譬猶北辰之不移與皇本合

而眾星其之

皇本之下有也字

案爾雅釋文云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文作天文字誤也今訂正

中宮太極皇

漢書天文志太作天

所謂璇璣玉衡

毛本璇作璇。按當作旋璇璇皆俗字

詩三百章

篇之大數 皇本數下有也字下歸於正下同

篇之大數 本大誤夫今正

道之以政章

道之以政 皇本高麗本道作導下節同漢石經作道釋文出道之云音導下同。按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論又杜林傳並引作導之以政漢石經作道用假借字

政謂法教 皇本教下有也字下刑罰下逆德下同

民免而無恥 閩本恥作耻乃恥之俗字

免苟免 皇本作苟免罪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漢石經高麗本于作乎皇本于作於蔡

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為于疑屬乎字傳寫誤漢石經論衡實

知篇作乎而朱注亦云志乎此可思也

皇本成下有立字

有所成也

皇本惑下有也字下終始下微旨下同

不疑惑

皇本惑下有也字下終始下微旨下同

知天命之終始

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始終

耳聞其言

皇本耳下有順字

從心所欲無非法

皇本法下有補者字

孟懿子問孝章

皇本忌下有也字下故告之下樊須下同

仲孫何忌

皇本忌下有也字下故告之下樊須下同

我對曰無違

漢石經無作毋上無違無字闕

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 皇本無恐字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之屬也

閩本北監本毛本措作厝案措正字厝假借字

是無違之理也 毛本理誤禮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唯其疾之憂

閩本母誤毋注同

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

皇本作唯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武伯懿子之仲孫彘也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之下有子字

子游問孝章

不敬何以別乎

漢石經無乎字

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皇本食作養之下並有也字

今之人 本今誤令今訂正

字子游 本子誤少今訂正

子夏問孝章

謂承順父母顏色 皇本順作望

先生饌 釋文出先生饌云鄭作餽音俊食餘曰餽案馬注饌飲食也是馬本作饌蓋作饌者古論作餽者魯論也

孔子喻子夏 皇本夏下有日字

未孝也 皇本作未足為孝也

乃為孝也 皇本作乃是為孝耳

吾與回言終日章

默而識之如愚 皇本愚下有者也二字

回也不愚 皇本愚下有也字

說釋道義

皇本同北監本毛本釋作釋釋文出釋字云音亦則字當作釋。按說文說下云說釋也說釋

節悅懌說悅釋釋皆古今字作釋用假借字

愚無知之稱

本知誤智今訂正

視其所以章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漢石經脫下哉字

言觀人終始

皇本人下有之字

溫故而知新章

可以爲人師矣

皇本作可以爲師也筆解此注首有孔子二字又師上亦無人字

乃藝尸俎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藝作藝案藝字誤也今訂正

是歸爲溫也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歸作尋案所改是也今依訂正

學而不思章

學而不思則罔

釋文出則罔云本又作罔案古罔字本省作罔此作罔又古文之省

學不尋思其義

皇本作學而不尋思其義理

攻乎異端章

斯害也已

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是也

由誨汝知之乎章

誨女知之乎

皇本高麗本毛本女作汝後竝放此案釋文出誨女云音汝後可以意求之

不知爲不知

皇本不知下有之字

子張學于祿章



雖愚不得祿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愚作偶今依訂正

何為則民服章

舉直錯諸枉

釋文出錯字云鄭本作措投也。按措正字古經傳多假錯為之

舉正直之人用之

皇本正上有用字人下無用之二字

則民服其上

皇本上下有矣字毛本作則民服其上也

哀公名蔣

史記魯世家作名將世本作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臨之以莊則敬

皇本臨下有民字又則敬則勸作則民敬則民勸案作臨民作臨之俱可若民之連用則不詞矣疑皇本誤

或謂孔子曰章

孝乎惟孝皇本乎作于釋文出孝于云一本作孝乎案惠棟九經古義云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為乎惟以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從而  
是正邪

是亦為政皇本政下有也字

奚其為為政釋文出奚其為為政也云一本不重為字

孝乎惟孝皇本乎作于惟孝下有者字

美大孝之辭皇本無大字辭下有也字

施行也文選閒居賦注引此注下有政所施行也五字各本皆無

與為政同皇本作即是與為政同耳文選閒居賦注引與上有即字同下有也字

今其言本今誤令今正

美此孝之辭也

孫志祖云此當作大今正

人而無信章

小車無軌

案五經文字云軌軌音月轅端上說文下見論語及釋文相承隸省

轅端上出鉤衡

皇本鉤作拘衡下有者也二字案鉤拘古音同第四部故多通用周禮巾車金路鉤

注故書鉤為拘杜子春讀為鉤

大車崇九尺

考工記作三柯

如軫與鞮

案如當作加如字誤也閩本北監本毛本與又誤與

為衡頸之間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問作間是也今依訂正

子張問十世章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宋石經避宣祖諱殷作商後放此漢石經損作損

雖百世可知也 皇本高麗本可上有亦字

物類相召世數相生 皇本此注作馬融曰召作招世作勢

故可預知 皇本作故可豫知也案豫預古今字

殷則損益之 各本益之二字誤倒今正

勢數相生 案注文及疏末段俱作世數則此不當作勢字今訂正

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 今白虎通作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

剛柔相配故人為三綱 今白虎通人上有六字

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 今白虎通功下有天字

取法五行 今白虎通法作象

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 今白虎通作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

以度教子

今白虎通作以法度教子也

白虎通云

本云誤示今正

五性者何

今白虎通性作常是也

仁者不忍好生愛人

今白虎通作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案白虎通本有作好字者古

人所據之本不必盡同今本且引書亦不盡用元文者不得援彼改此浦鏗遠以好為誤字非也

或於事

今白虎通作不惑於事。按惑正字古多假或為之

明一陽二陰

今白虎通一作二

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

今白虎通作事後不先有質性乃後

有文章也

天有三生三死故士有三王

今白虎通士作土毛本三死誤二死

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尙白

本正誤王白誤日今正

又木之始

本木誤未今正

文法天質法地

閩本同案此當作文法地質法天下周  
文法地殷質法天可證

殷質法而爲地正者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而上有天字  
此誤脫也

建丑之月爲地統者

各本脫地字浦鏜按補下建寅之  
月爲人統者同

以其物出於地

各本其作人據浦鏜按改

物生細微

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微細

洛子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

浦鏜云子誤  
子璧誤璧是

也今依訂正

泰誓言武王伐紂

本泰誤泰今訂正

而白魚入於王舟 本入誤八今訂正

禪代之後 本代誤伐今訂正

非其鬼而祭之章

是詔求福 皇本作是詔以求福也

義所宜為 皇本作義者所宜為也又下是無勇下亦有也

見其義不為 孫志祖云其衍字

論語注疏按勘記 卷二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三

杏園書局

八佾第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前篇論為政為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

得失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也

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

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疏

論魯卿季氏僭用禮樂之事孔子至忍也。正義曰此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者謂者評論之稱季氏魯卿於時當桓子也佾列也舞者八人為列入八十四人桓子用此入佾舞於家廟之庭故孔子評論而譏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此孔子所譏之語也孰誰也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注馬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



文佾列書傳通訓也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者隱  
 五年左傳文也云八人爲列入八六十四人者杜預何休說  
 如此其諸侯用六者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  
 二二二四人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  
 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卽  
 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天子所以八佾者案隱五  
 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  
 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  
 八以下杜預云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  
 用八所謂八音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鄭立云金鍾罍也  
 石磬也土埴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  
 簫也所謂八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  
 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  
 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闓闓又  
 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  
 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闓闓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  
 至廣莫風至是則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  
 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此釋季氏  
 所以得僭之由由魯得用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  
 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入爵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為僭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云季桓子僭於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者。案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故知桓子也。何休云僭齊也。下效上之辭。季氏陪臣也。而效君於上。故云僭也。大夫稱家祭法。大夫三廟。此經又言於庭。魯之用樂見於經傳者。皆據廟中祭祀時。知此亦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三家者以雍徹。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義曰此章譏三家之僭也。三家者以雍徹者。此弟子之言。將論夫子所譏之語。故先設此文。以為首引。三家謂仲孫孫季孫雍周頌。臣工

# 奚取於三家之堂

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

疏

三家至之堂。正義曰此章譏三家

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以徹祭故夫子譏之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者此夫子所譏之語也先引詩文後言其不可取之理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者此雍詩之文也相助也維辭也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乎。注馬曰至此樂。正義曰。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也云雍周頌臣工篇名者即周頌臣工之什第七篇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者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立云徹者歌雍又小師云徹歌鄭云於有司徹而歌雍是知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也今三家亦作此樂故夫子譏之也。注包曰至堂邪。正義曰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者此與毛傳同鄭立以辟為卿士公謂諸侯為異餘亦同也云穆穆天子之容貌者曲禮云天子穆穆爾雅釋詁云穆穆美也是天子之容貌穆穆然美也云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

後來助祭故也者將言無諸侯及二王之後助祭則不可歌也云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者卿大夫稱家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何取此雍詩之義而奏作於堂邪邪語辭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由是三家僭

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人

而不仁必不

能行禮樂

**疏**

子曰至樂何。正義曰此章言禮樂資仁

何者如奈也言人而不仁奈此林放問禮之本鄭曰林禮樂何謂必不能行禮樂也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疏**林放至寧戚。禮之本意也林放問禮之本者林放魯人也問於夫子禮之本意如何子曰大哉問者夫子將荅禮本先嘆美之也禮之末節人尚不知林放能問其本其意非小故曰大哉問也禮

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此夫子所荅禮本也奢

汰侈也儉約省也易和易也戚哀戚也與猶等也奢與儉易

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失於儉喪不欲失於

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失於儉喪不欲失於

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失於儉喪不欲失於

易寧失於戚言禮之本意禮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如諸夏之亡也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子曰夷狄之有君不

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

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正義曰此及閔元年

左氏傳皆言諸夏襄四年左傳魏絳云諸夷必叛華夏皆謂

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馬曰旅

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

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包曰神不享非禮

山之神反不如林疏季氏至放乎正義曰此章譏季氏

放邪欲誣而祭之非禮祭泰山也季氏旅於泰山者旅

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者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

猶止也夫子見季氏非禮而祭泰山故以言謂弟子冉有曰  
汝既臣於季氏知其非禮即合諫止女豈不能諫止與與語  
辭對曰不能者言季氏僭濫已不能諫止也子曰嗚呼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乎者孔子嘆其失禮故曰嗚呼曾之言則也  
夫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况泰山之神豈反不如林放  
乎而季氏欲誣罔而祭之也言泰山之神必不享季氏之祭  
若其享之則是不如林放也。注馬曰至此也。正義曰云  
旅祭名者周禮太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  
注云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所焉禮不如祀之備也  
故知旅祭名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王制云諸侯  
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也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  
陪重也諸侯既為天子之臣故讎諸侯之臣為陪臣泰山在  
魯封內故魯得祭之今季氏亦祭故云非禮云冉有弟子冉  
求者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曰  
魯人季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而後有爭揖讓  
而升下而飲王曰射於堂升及其爭也君子  
筭君子王曰射於堂升及其爭也君子  
之所爭疏子曰至君子。正義曰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  
風也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之人謙卑自牧無

馬曰多筭飲少

所競爭也必也射乎者君子雖於他事無爭其或有爭必也於射禮乎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射禮於堂將射升堂及射畢而下勝飲不勝其耦皆以禮相揖讓也其爭也君子者射者爭中正鵠而已不同小人厲色接臂故曰其爭也君子。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鄭注射義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是於射而後有爭。注王曰至相飲。正義曰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不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注馬曰多至所爭。正義曰云多筭飲少筭者筭籌也鄉射記曰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是也多筭謂勝者少筭謂不勝者勝飲不勝而相揖讓故曰君子之所爭也。

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子夏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問子曰起予者商

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疏

子夏至詩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成人須禮也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者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衛風碩人之篇閔莊姜美而不見蒼之詩也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子夏讀詩至此三句不達其旨故問夫子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者孔子舉喻以荅子夏也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者此子夏語子夏問孔子言繪事後素卽解其旨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起發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發明我意者是子夏也始可與共言詩也。注馬曰至逸也。正義曰云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案今毛詩碩人四



章章七句其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也云其下一句逸者今毛詩無此一句故曰逸言亡逸也。注鄭曰至成之。正義曰案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續之事後素功是知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佈其間以成其文章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

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曰徵成也杞宋二

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是則

吾能徵之矣。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疏

子曰至徵之矣。正義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禮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言之宋不足徵也者

徵成也杞宋二國言夏殷之後也孔子言夏殷之禮吾能說之但以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是則

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獻賢也孔子言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注包曰至

成也。正義曰徵成釋詁文云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是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曰：禘，禘之禮。

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

祀躋僖公亂，昭穆

故不欲觀之矣。疏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義曰：此章言魯禘祭非禮之

事。禘者五年大祭之名。灌者將祭酌鬱鬯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孔子

曰：禘祭自既灌已往，吾則不欲觀之也。注孔曰：至觀之。正義曰：云禘禘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者，鄭立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禘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禘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云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鬱，鬱金草釀和為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

祀躋僖公亂，昭穆

故不欲觀之矣。疏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義曰：此章言魯禘祭非禮之

事。禘者五年大祭之名。灌者將祭酌鬱鬯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孔子

曰：禘祭自既灌已往，吾則不欲觀之也。注孔曰：至觀之。正義曰：云禘禘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者，鄭立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禘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禘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云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鬱，鬱金草釀和為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

祀躋僖公亂，昭穆

故不欲觀之矣。疏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義曰：此章言魯禘祭非禮之

事。禘者五年大祭之名。灌者將祭酌鬱鬯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孔子

曰：禘祭自既灌已往，吾則不欲觀之也。注孔曰：至觀之。正義曰：云禘禘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者，鄭立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禘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禘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云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鬱，鬱金草釀和為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

祀躋僖公亂，昭穆

故不欲觀之矣。疏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義曰：此章言魯禘祭非禮之

鬱鬯酒灌地以求神於太祖廟也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者言既灌地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所以異於禘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與禘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云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者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何休云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是知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此注云亂昭穆及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又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今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以此逆祀失禮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說子曰不知也

孔曰答以不知者為魯諱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或問禘之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

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疏**

或問至其掌。正義曰此章言諱國惡之禮也或問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禘祭之

禮其說何如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言不知禘禮之說答以不知者為魯諱諱國惡禮也若其說之當云禘之禮序昭穆

時魯躋僖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之惡故但言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也者諸於也斯此也孔子

既荅或人以不知禘禮之說若不更說恐或人以為已實不知無以明其諱國惡且恐後世以為禘祭之禮聖人不知而

致廢絕更為或人言此也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中其如指示於此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指其掌者此句弟

子作論語時言也當時孔子舉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或人曰其如示諸斯乎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

等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

**祭如在**

孔曰言事死如事生

**祭神如神在**

孔曰謂祭百神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

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疏**

祭如在至不祭。正義曰此章言孔子重祭禮祭如在者謂祭宗廟必致其敬

如其親存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者謂祭百神亦如神之存在而致敬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孔子言我若親行祭事則必致其恭敬我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人攝代已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注謂祭百神。正義曰百神謂宗廟之外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皆是言百神舉成數

媚於竈何謂也

孔曰王孫賈衛大夫與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

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曰

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疏王孫至禱也。正義曰此章

獲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言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

王孫賈者衛執政大夫也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

也者媚趣嚮也奧內也謂室內西南隅也以其隱奧故尊者

居之其處雖尊而間靜無事以喻近臣雖尊不執政柄無益

於人也竈者飲食之所由雖處卑褻為家之急用以喻國之

執政位雖卑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此二句世俗之

言也言與其趣於閒靜之處寧若趣於急用之竈以喻其求

於無事之近臣寧若求於用權之執政王孫賈時執國政舉

於二句佯若不達其理問於孔子曰何謂也欲使孔子求媚

親昵於己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者孔子拒賈之辭也然如此也言我則不如世俗之言也天以喻君獲猶得也我道之行否出於時君無求於眾臣如得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

於一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子曰周監

**疏**

子曰至從周。正義曰此章言周之禮文猶備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監視也二代謂夏商郁郁文章

貌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商二代則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從周者言周之文章備於二代故從而行之也

子入太廟

包曰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每事問或曰孰

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

子曰鄒孔子父叔梁紇所

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

子問之曰是禮也

子曰雖知之當

復問慎

**疏**

子入至禮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子慎禮也子之至也入太廟者子謂孔子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

祭周公而助祭故得入之也每事問者言太廟之中禮器之屬每事輒問於令長也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者孰誰也鄒人魯鄒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也或有人曰誰謂鄒大夫之子知禮者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何為入太廟而每事問乎意以為孔子不知禮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之譏乃言其問之意以宗廟之禮當須重慎不可輕言雖已知之當更復問慎之至也。注包曰至助祭也。正義曰云太廟周公廟者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廟也云孔子仕魯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攝相事是仕魯由是故得與助祭也。注孔曰至復問。正義曰云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者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鄒邑大夫左傳稱鄒人紇故此謂孔子為鄒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云子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

**子曰射不主皮** 馬曰射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 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馬曰為為善亦兼取和容也 力力役

之事亦存上中下設疏子曰至古之道也。正義曰此章

三科焉故曰不同科。禮張布爲侯而棲熊虎豹之皮於中而射之射有五善焉不  
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  
容但以主皮爲善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爲力  
不同科者言古者爲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  
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  
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  
前古所行之道也。注馬曰至和容也。正義曰云射有五  
善焉者言射禮有五種之善下所引是也。云一曰和至五曰  
興舞皆周禮鄉大夫職文也。云志體和至興舞同皆馬融解  
義語案彼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  
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云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  
以五物詢於眾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眾庶寧復有賢能  
者和謂闔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所以觀  
士也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  
爲舞謂能爲六舞立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  
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  
則六藝之射與禮與樂是也今此注二曰和容衍和字五曰  
興武武當爲舞聲之誤也云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



周禮天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云大射者爲祭祀射主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臯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于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立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

取名於鴉鴉鴉鴉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雉亦取鴉之言  
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  
士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眾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 鄭曰牲生日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  
子貢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

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包曰羊存猶以識 疏

子貢至其禮。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欲廢禮也子貢欲去

告朔之餼羊者牲生日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因有祭謂

之朝享魯自文公怠於政禮始不視朔廢朝享之祭有司仍

供備其羊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并去其羊也子曰賜也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者此孔子不許子貢之欲去羊故呼其名而

謂之曰賜也爾以為既廢其禮虛費其羊故欲去之是愛其

羊也我以為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所以不去其羊

欲使後世見此告朔之羊知有告朔之禮庶或復行之是愛

其禮也。注鄭曰至其羊。正義曰云牲生日餼者猶三十

三年左傳曰餼率竭矣餼與率相對率是牲可牽行則餼是  
已殺殺又非熟故解者以為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其實  
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

牛賜之也此及聘禮注皆云牲生日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為  
 生也云禮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案周禮大史頒  
 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  
 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生羊  
 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  
 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  
 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  
 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  
 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  
 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廟  
 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必於月朔為此告朔  
 聽朔之禮者杜預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揔成敗以效  
 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  
 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  
 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  
 不照入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  
 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  
 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批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  
 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

所行而沒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審聽之亂公也故顯眾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以故告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朝廟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立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社預以明堂與祖廟爲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卽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祖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立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爲閏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卽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

子曰事君

盡禮人以為諂也

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也。正義曰此章疾時臣事君多無禮也言若有人事君盡其臣禮謂將順其美及善則稱君之類而無禮之人反以為諂佞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曰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

之故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疏

定公

問至以忠。正義曰此章明君臣之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者定公魯君也時臣失禮君不能使定公患之故問於孔子曰君之使臣及臣之事君當如之何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言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注孔曰至問之。正義曰云定公魯君諡者魯世家云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子曰關雎樂

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疏

子曰至不傷正義曰此章

言正樂之和也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篇名與后妃之德也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

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哀公問社不傷也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正樂之和也

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楸周人

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

栗便云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遂事不

諫包曰事已遂既往不咎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答

者欲使疏哀公至不咎。正義曰此章明立社所用木也

慎其後疏哀公問社於宰我者哀公魯君也社五土之神也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哀公未知其禮故問於弟

子宰我也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楸周人以栗曰使

民戰栗者三代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故宰我舉之以對哀

公也但宰我不本其土宜之意因周用栗便妄為之說曰周人以栗者欲使其民戰栗故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孔子聞宰我對哀公使民戰栗知其虛妄無如之何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已往不可復追咎也歷言此三者以非之欲使慎其後也

注孔曰。至戰栗。正義曰。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者以社者。五土之摠。神故凡建邦立國。必立社也。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謂用其木以爲社主。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以爲宗廟主。今所不取。

哉。言其器。或曰。管仲儉乎。包曰。或人見孔子小曰。量小也。或以爲謂之大儉。

管氏有二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包曰。二歸。娶三

日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然則管仲知禮

乎。包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

有反坫。鄭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

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管氏而不知禮。孰不知

禮疏

子曰至知禮。正義曰此章言管仲僭禮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者管仲齊大夫管夷吾也孔子言其器

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見孔子言管仲器小以爲謂其大儉故問曰管氏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者孔子荅或人以管仲不儉之事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焉猶安也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雖得有家臣不得每事立官當使一官兼攝餘事今管仲家臣備職奢豪若此安得爲儉也然則管仲知禮乎者或人問孔子言管仲不儉便謂爲得禮故又問曰然則管仲是知禮之人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者此孔子又爲或人說管仲不知禮之事也邦君諸侯也屏謂之樹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大夫當以簾蔽其位耳今管仲亦如人君樹屏以塞門也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大夫則無之今管仲亦有反爵之坫僭濫如此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孔子舉其僭禮於上而以此言非之孰誰也言若謂管氏而爲知禮更誰爲不知禮言唯管氏不知禮也。注包曰至爲儉。正義曰云婦人謂嫁曰歸者隱二年公羊傳文何休曰婦人生以父



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三歸之道也。注鄭曰至知禮。正義曰云反玷反爵之玷在兩楹之間者以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玷在兩楹間也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玄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云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玷上者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玷虛爵於玷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荅拜賓於玷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玷上主人阼階上拜賓荅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玷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玷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

**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大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  
**從之純**

**如也**  
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  
**皦如也**  
言其音節明也  
**釋如**

**也以成**  
縱之以純如皦如釋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  
**疏**  
子語至以成。正義曰此章明樂子

語魯大師樂者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於時魯國禮樂崩壞故孔子以正樂之法語之使知也曰樂其可知也者言五音翕然盛也翕盛兒如皆語辭從之純如也者從讀曰縱謂放縱也純和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謂也噉如也者噉明也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者言其音落繹然相續不絕也以成者言樂始作翕如又縱之以純如噉如繹如則正

樂以之而成也 **儀封人請見** 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 **曰君子之**

**至於斯也** 包曰從者弟子 **吾未嘗不得見也** 隨孔子行者 **從者見之** 通使得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 天下之無

**道也久矣** 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 **天**

**將以夫子為木鐸** 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疏** 儀封至木鐸。正義曰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將命之使其定禮樂也儀封人請見衛國儀邑典封疆之人請告

於孔子從者欲見孔子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者此所請辭也嘗會也言往者有德之君子至於我斯

地也吾嘗得見之未曾有不得見者也從者見之者從者謂  
弟子隨孔子行者既見其請故為之紹介通使得見也出曰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儀封人請既見夫子出門乃語諸弟  
子曰二三子何須憂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乎天下之無  
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德不喪之由也言事不常  
一盛必有衰衰極必盛今天下之衰亂無道亦已久矣言拯  
弱興衰屬在夫子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木鐸金鈴木舌施  
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如  
木鐸以振文教也。注鄭曰儀蓋至官名。正義曰云儀蓋  
衛邑者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也  
云封人官名者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立云畿上有  
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也  
左傳言潁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此云  
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  
是國之邊邑也。注包曰至得見。正義曰云通使得見者  
見謂為之紹介使之見也若左傳云乃見鱒設諸馬齊豹見  
宗魯於公孟亦然。注孔曰至天下。正義曰云木鐸施政  
教時所振也者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  
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  
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

振金鐸文專振木鐸此云木鐸施  
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

聖德受禪故盡善謂以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曰武王樂也以征

疏

子謂至善也。正義曰此章論

善也者韶舜樂名韶紹也德能紹堯故樂名韶言韶樂其聲  
及舞極盡其美揖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者武周武王樂以武得民心故名樂曰武言武樂音  
曲及舞容則盡極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得故  
其德未盡善也。注孔曰至盡善。正義曰云韶舜樂名者  
樂記云韶繼也注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元命  
包曰舜之時民樂韶堯業其書益稷云蕭韶九成鳳皇來儀  
是韶為舜樂名也云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者書序云昔在  
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虞舜孔安國云若  
使攝遂禪之禪即讓也是以聖德受禪也。注孔曰至未盡  
善。正義曰云武武王樂也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  
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  
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  
大也云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者以臣伐君雖曰應天順

人不若揖讓而受故未盡善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

哀吾何以觀之哉 疏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

此章揔言禮意居上位者寬則得眾不寬則失於苛刻凡為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失於微惰親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禮意人或若此不足可觀故曰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

禮記注疏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二品廕生阮常生拔棊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金鍾罇也

毛本鍾作鐘閩本罇誤罇北監本鍾亦作鐘罇亦誤罇

重周公故以賜魯

禮記祭統重作康

吾何僭哉 公羊傳哉上有矣字

下効上之辭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効作效案効乃效之俗字今正

三家者以雍徹

釋文出撤字云本或作徹案五經文字云撤去也案字書無此字見論語

今三家亦作此樂

皇本樂下有者也二字按者是衍文

天子穆穆

皇本穆穆下有矣字

天子之容貌

皇本貌作也

雍篇歌此者

皇本此下有曲字

但家臣而已

本但誤恒今改正

季氏旅於泰山章

季氏旅於泰山

玉篇云旅祭名論語作旅廣韻云旅祭山川名論語只作旅。按說文有旅無旅鄭氏注

大司徒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

女弗能救與

皇本高麗本弗作不

君子無所爭章

多筭飲少筭

毛本筭作算釋文出多筭云本今作筭案五經文字云筭相亂反作竿訛算先卯反從鼻

見禮經說文筭計麻數者从竹弄算數也从竹具據此則字當作筭

右加弛弓 毛本作弛。○按禮注射儀注作弛是正字。

揖如始升射 儀禮大射儀無始字

坐奠於豐下與揖 本與誤與今訂正

鄉射記曰 北監本毛本記作禮後射不主皮章疏同。○按作記是也。

### 巧笑倩兮章

巧笑倩兮 皇本北監本毛本笑作笑後陽貨篇子之武城章夫子莞爾而笑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亦竝作笑五經文字云笑喜也從竹下犬。○按釋文注中多作笑竹下犬非古也。

美目盼兮 唐石經閩本北監本同毛本盼作盼下竝同。○案說文盼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分聲盼恨視也从目兮聲音義迥別毛本改从分是今依訂正。

繪事後素 釋文出繪事云本又作績同畫文也案繪績古通用周禮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注及文選夏



侯常侍誅注竝引作績

凡繪畫先布衆色

皇本作畫繪又色作采

然後以素分布其閒

皇本無布字

起予者商也

漢石經無者字

可與共言詩

皇本詩下有已矣二字

夏禮吾能言之章

殷禮言之

浦鏗云禮下脫吾能二字

徵成釋詁文

孫志祖云今爾雅釋詁無此文

封殷之後於宋是也

禮記樂記封作投

禘自既灌而往章

列尊卑 皇本列作別

而魯逆祀 皇本魯下有為字

禘者二年大祭之名 浦鏗云五誤二今正

禘祭自既灌已往 闕本北監本毛本已作以。按已以古字通

五年一禘 本五誤王今正

是知當閔在僖上 本上誤土今正

或問禘之說章

為魯諱 皇本作為魯君諱也

如指示掌中之物 皇本掌上有以字

其如示諸斯乎也者 浦鏗云也字衍

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中

浦鏗云我疑若字誤中字疑衍

祭如在章

不致肅敬於心

皇本不上有故字無肅字毛本於誤作其疏文可證也

與其媚於奧章

賈執政者

皇本賈下有者字者下有也字

欲使孔子求昵之

釋文出求昵云亦作暱案昵暱古字通五經文字云暱昵同尼一反近也

孔子拒之曰

皇本拒作距北監本誤作拒五經文字云拒與距同。按距雞距字說文有距無拒距即

拒也

舉於二句

浦鏗云於疑此字誤

周監於二代章

郁郁乎文哉

汗簡云古論語郁作馘案說文馘有文章也馘

當從之

皇本作當從周也

此章言周之禮文猶備也

浦鏗云猶當獨字誤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唐石經皇本太作大下文及注竝同後竝放此唯本篇管仲之器小哉章注以為謂之太儉皇本亦作太案釋文出大字云音泰則此當作大為是

嘗為季氏史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史作吏今依訂正

射不主皮章

云志體和至與舞同

北監本閩本與誤與

行鄉射之禮

本鄉誤卿今正

無讀爲舞本讀誤不今正

與禮與樂是也按周禮注無下與字

主將有祭祀之射北監本毛本作主將有郊廟之事蒲

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本卿誤鄉焉誤馬今並正。案

其將祀其先祖本先誤無閩本同案此無作无形近之

又方制之以爲臯本臯誤牽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作臯

鄉射記曰毛本記作禮周禮注作記不誤

討迷士惑者閩本同北監本毛本無士字。補案此士

不大射本大誤犬今改正。補毛本不上有士字案此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爾愛其羊 唐石經爾作女皇本高麗本作汝

云禮每月告朔於廟 浦鏜云據注文每上脫人君二字

是用牲羊告於廟 閩本同案牲當作生今訂正

則謂之朝政 閩本同毛本政作正是也今依訂正

朝廟享朝正 毛本享上有朝字此誤脫也閩本北監本毛本作朝廟享廟正尤誤

皆委立焉 閩本同毛本立作任是也今依正

雖則履此事 浦鏜云躬誤則今依正

每月之朝 閩本同毛本朝作朔案朝字誤今正

以故告特羊 本特誤時今正

王立七廟祖廟 禮記祭法無祖廟二字按下脫祖考廟三字此蓋因下文誤衍

廟享自皇考以下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廟作朝是也今依正

關雎樂而不淫章

樂不至淫哀不至傷

皇本不上並有而字

哀窈窕

北監本窈作窈窕字非也毛本窈誤窕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

釋文出問社云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案左氏文二年經丁丑作僖公主正義云

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

使民戰栗

皇本高麗本栗下有也字

不可復追咎

皇本追下有非字

杜元凱

本元誤無今正

管仲之器小哉章

以為謂之大儉

皇本大作太儉下有乎字按釋文出大儉云音泰

焉得儉

皇本高麗本儉下有乎字

三歸娶三姓女

皇本作三歸者娶三姓女也釋文出取三云本今作娶。按娶正字古多假取字

婦人謂嫁曰歸

皇本日作為釋文出謂嫁為歸云一本無為字本今作曰歸

便謂為得禮

皇本作更謂為得知禮也

邦君為兩君之好

漢石經避高帝諱邦作國後放此

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毛本坫竝誤坫

人君別內外

皇本作人君有別外內

若與鄰國為好會

皇本國下有君字



孰不知禮 皇本禮下有也字

隱二年公羊傳文 各本二誤三今正

反此虛爵於玷上 各本此誤玷今正

子語魯大師樂章

子語魯大師樂曰 閩本毛本作太師按釋文出大師云音泰注同

樂其可知也 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字

五音始奏 皇本五上有言字

從之純如也 唐石經避憲宗諱純作緝後放此按史記孔子世家從作縱後漢書班固傳注亦引作縱當是

古論

放縱盡其音聲 皇本無音字

純純和諧也

皇本和上有如字按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此注不重純字

言其音節明也

皇本明上有分字

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

皇本作作於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同皇本三下有者也二字

落繹然相續不絕也

補北監本毛本落作絡

儀封人請見章

儀蓋衛邑

皇本衛下有下字

君子之至於斯也

皇本高麗本也作者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高麗本無也字

儀封人既請見夫子

各本並誤作請既今訂正

子謂韶章

論語注疏卷三終

又盡善也

嘉定錢大昕養新錄云漢書董仲舒傳本引又盡善矣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

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故盡善

皇本作故曰盡善也下作故曰未盡善也

鳳皇來儀

閩本北監本皇作凰。按皇凰正俗字

武樂為一代大事

盧文弨校本改武為夫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三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四

里仁第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

子曰里仁為美

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擇一不處仁

焉得知

鄭曰求居而不處仁。此章言居必擇仁也。里

仁為美者里居也。仁者之所居處謂之里。仁此人之擇居居

於仁者之里是為美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者焉猶安也。擇求

居處而不處仁者之里安得為有知也。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

久困則為非。不可以長處樂。孔曰必仁者安仁。包曰惟性

體之故。知者利仁。王曰知仁為美。疏。子曰至利仁。正

謂安仁。知者利仁。故利而行之。疏。子曰此章明仁性也。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約者言不仁之人不可令久長處貧約若久困則為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者言亦不可令久長處

於富貴逸樂若久長處樂則必驕佚仁者安仁者謂天性仁者自然安而行之也。知者利仁者知能照識前事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注包曰至安仁。正義曰此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表記正同理亦不異云唯性仁者自然體之者言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自然汎愛施生體包仁道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是也。注王曰至行之。正義曰云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者言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子曰唯仁者

能好八能惡人

孔曰唯仁者能好審人之所好惡

**疏**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正義

曰此章言唯有仁德者無私於物故能審人之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也。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疏**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正義曰苟誠也此章言誠能

志在於仁則其餘行終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處也

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貧與賤是人

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

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曰惡

者不得成名為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疏子曰至於是。正

行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富者

財多貴者位高此二者是人之所貪欲也若不以其道而得

之雖是人之所欲而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乏財曰貧無位曰賤此二者是人之

所嫌惡也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

而得之雖是人之所惡而仁者不違而去之也君子去仁惡

乎成名者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欲為君子唯行仁道乃得君

子之名若違去仁道則於何得成名為君子乎言去仁則不

偃是仰倒也仆是踣倒也雖遇此顛躓之時亦不違仁也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

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

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

於已不如好仁者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

見力不足者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蓋有之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

矣我未之見也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為能有爾我未之見也疏

子曰至見也。正義曰此章疾時無仁也我未見好仁者惡

不仁者孔子言我未見性好仁者亦未見能疾惡不仁者也

好仁者無以尚之者此覆說上好仁者也尚上也言性好仁

者為德之最上他行無以夏上之言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惡不仁者也言能疾惡不仁者亦得為仁但其行少劣故曰其所為仁矣也唯能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非義於已身也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為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者言出不脩仁也故曰

有人能一日之間用其力於仁道矣乎言人誠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德輔如毛行仁甚易我欲仁斯仁至矣何須用力故曰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此孔子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曰蓋有能爲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

過斯知仁矣

孔曰黨黨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

其所則疏子曰至仁矣。正義曰此章言仁恕也人之過爲仁矣也各於其黨者黨黨類也言人之爲過也君子

小人各於其類也觀過斯知仁矣者言觀人之過使賢愚各當其所若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斯知仁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出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疏子曰至議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樂道固窮也士者人之有士行者也言士雖志在善道而衣服飲食好其



華美恥其麤惡者則是志道不篤故未足與言議於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疏子曰至與比。正義曰此章貴義也適厚

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相親也

子曰君子懷

德

孔曰懷安也

小人懷土

孔曰重遷

君子懷刑

孔曰安於法

小人

懷惠

包曰惠恩惠

疏

子曰至懷惠。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

懷安也君子執德不移是安於德也小人懷惠者難於遷徙是安於土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者

惠也君子樂於法制齊民是懷刑也小人唯利是親安於恩惠是懷惠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

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

多怨

孔曰取怨之道

疏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正義曰此章惡利也

放依也言人每事依於財利而行則是取怨之道也故多為人所怨恨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乎何有

何有者言不難

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包曰如禮何者

言不能

用禮

**疏**

子曰至禮何。正義曰此章言治國者必須禮讓也。能以禮讓為國乎者為猶治也。禮節民心

讓則不爭言。人君能以禮讓為教治其國乎云何有者謂以禮讓治國何有其難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為國者言人君不能明禮讓以治民也。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

立一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

**疏**

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不患無位者言不憂爵位也。患所以立者言但憂其無立身之才學耳。不患莫已知者言不憂無人見知於已也。求為可知也者言求善道而學行之使已才學有可知重則人知已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子曰出門

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疏**

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明忠恕也。子曰參乎者呼曾子名欲語之也。吾道一以貫之者貫統也。孔子語曾

子言我所行之道唯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曾子曰唯者曾子直曉其理更不須問故答曰唯。子出者孔子出去

也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曉夫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答門人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付已度物也言夫子之道唯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故云而已矣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猶曉也孔曰喻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所曉不同也子曰見賢

喻曉也君子則曉於仁義小人則曉於財利子曰見賢

思齊焉包曰思與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疏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勉人為高行也見彼賢則思與之子曰事父

齊等見彼不賢則內自省察得無如彼人乎子曰事父

母幾諫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

而不怨包曰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疏曰

至不怨。正義曰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事父母幾諫者幾微

也父母有過當微納善言以諫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

違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

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

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

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

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

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

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

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

盡力服其勤不  
得怨父母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方猶常也  
疏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正義曰方猶常也。父母既存或時思欲見已故不遠遊遊必有常

所欲使父母呼已得即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  
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  
子曰

曰二一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

父之道非心所忍為  
疏曰言孝子在父母喪三年之中哀戚思慕無  
所改為父之道非心所忍為故也此章與學而篇同

當是重出學而篇是孔注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  
子曰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孔曰見其

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疏則以懼。正義曰言孝子當知父母之年

也其意有二一則以父母年老多見其壽考則喜也  
一則以父母年老形必衰弱見其衰老則憂懼也  
子曰古

者上戶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

**疏**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正義曰此章明慎言躬身也逮及也言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為身行之

將不及故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

**疏**

子曰至鮮矣。正義曰此章貴儉鮮少也得中合禮為事乃善設若奢儉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

患是以約致失者少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包曰訥也

言欲遲而行欲疾

**疏**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正義曰此章慎言貴行也訥遲鈍也敏疾也言君子但

欲遲鈍於言敏疾於行惡時人行不副言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方以類聚

故必有鄰是以不孤

**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正義曰此章勉人脩德也有德則人所慕仰居不孤特必有同志

相求與之為鄰也。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

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為朋友也故必有鄰是以不孤者案坤卦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

義立而德不孤言身有敬義以接於人則人亦敬義以應之是亦德不孤也

子游曰事君數

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謂速數之數

**疏**

子游曰事君數

斯疏矣。正義曰此章明為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數謂速數數則瀆而不敬故事君數斯致罪辱矣朋友數斯見疏薄矣。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為上聲去聲故辨之。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四



詩經卷一

詩經卷一  
二品藤生阮嘗生拔葉

二品藤生阮嘗生拔葉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里仁爲美

高麗本美作善

里者仁之所居

皇本作里者民之所居也案此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引作人之所居

也當是避唐諱耳

是爲美

皇本作是爲善也案義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疑邢

疏作美誤觀閒居賦注亦引作善可證

擇不處仁

案困學紀聞載張衡思元賦注引論語宅不處仁謂古文本作宅字九經古義云按釋名曰宅擇也

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



焉得知皇本高麗本知作智後竝放此案釋文出知字云音智注及下同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皇本作智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

苟志於仁矣章

無惡也漢石經高麗本無也字

富與貴章

是人之所欲也此句也字及下是人之所惡也兩也字疑俱屬後人所加攷初學記十八文選幽通賦注

引此二段皆無也字又晉書皇甫謐王沈二傳竝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亦無也字又後漢書李通傳論陳蕃

傳注晉書夏侯湛傳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四百七十一單引此句亦無也字四書攷異云案此也字唐以前人

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謀盡同也恐是當時傳本如此○按考異非也古人引書每多節省况有皇侃義疏可證也

偃仆 皇本偃作僵下 同案釋文出僵字云本今作偃

言仁不可斯須去身 本去誤立今正

皆追從不暇之意 十行本促誤從

我未見好仁者章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漢石經好仁下無者字

無以尚之為優 皇本以下有加字優下有也字

有能一 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

下有也字

蓋有之矣 皇本高麗本矣作乎

故云為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皇本能下有仁字爾作耳我上有其字無之字

言人誠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

浦鏗云耳當乎字誤

人之過也章

人之過也 皇本高麗本人作民

朝聞道章

夕死可矣 漢石經矣作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也 釋文出適字云鄭本作敵九經古義云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云赴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為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放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為敵

義之與比 皇本比下有也字有注二十二字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各本竝

脫

君子懷德章

君子懷刑 漢石經刑作荆案說文井部荆罰臯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今經典相承作刑

參乎章

參乎 釋文云參所金反九經字樣云參參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參音駮從彡今經典相承通作參孝經參不敏釋文本作彡音所林反

吾道一以貫之 皇本高麗本之下有哉字

事父母幾諫章

又敬不違 皇本敬下有而字

勞而不怨 高麗本無而字

且志不從

補且當作見北監本毛本並是見字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

無所改爲父之道

浦鏜云於誤爲

父母之年章

孔曰

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元語辭未知孰是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

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高麗本出下有也字四書攷異云包氏注云古人之言不

妄出口據其文或舊本經原有妄字未可知若上一之字則斷知其流傳訛衍。按皇本妄字必因注文而設衍也

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

皇本作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以約失之者章

奢則驕佚招禍 皇本佚作溢

儉約無憂患 皇本作儉約則無憂患也

君子欲訥於言章

言欲遲而行欲疾 皇本作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

事君數章

數謂速數之數 皇本此注作孔安國曰數下有也字案筆解作包曰

當以禮漸進也 案漸當漸字之譌閩本北監本毛本並脫此字